吊

一個「吊」字（HANG），簡簡單單地由四個字母組成，但要加以靈活運用，並不容易。

因爲這個「HANG」的被動詞是「HUNG」，所以有人想當然地以爲問吊的犯人，吊後的情形可以說「他已被吊了」（HE WAS HUNG）。

殊不知道這種用法是錯的，因爲正確的叫法是「HE WAS HANGED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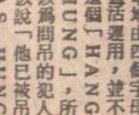
而說來奇怪，「HANGED」這個「被吊起」的詞，只在「吊死人命」的時候用才是正確的，特別的東西「吊起」，就不應作「HANGED」而叫「HUNG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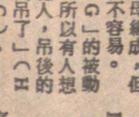
說起了比較性用的「吊」（HUNG）這個字，有時在法庭中出現了「HUNG JURY」，是否指這個陪審團，同意法官判被告吊刑呢？

非也非也，那不過是指陪審團中的意見分歧，而且剛剛是半斤八兩之勢，所以不能達成一種決定，整件案不能就此終結，而要經法律程序，仍要找新法官新陪審團去重審一次，才可能有結果。

這就是所謂「HUNG JURY」一詞的含義，詞中那個「HUNG」，與「吊」根本上是沒有最起碼關係的。

說回原字的「吊」（HANG），有許多時候在尾巴附上一點東西，就變成不同意義，舉例如「HANGOUT」是一個人慣於流連的場所……。





客窗隨筆

歌齊●

由體育報批評男排談起

北京「體育報」批評中國男排這事，本月十日我才在一份晚報上看到。我在此前一日已發下「女排仍算強男排有前途」一稿，「體育報」所指出男排接球與發球的缺點，電訊中俱未提。在奧運預選賽中，保加利亞最強固如所週知，電訊報道中國以二比三僅敗，語焉不詳，我乃以爲中國打得很好。又肯定再以二比三負與意大利是由于負與保加利亞後士氣受到影响，此點估計當不會錯吧？男排可稱倉卒成軍，老將中氣力有問題，新將年輕，缺少經驗，而可能未經苦練，氣力也不算好吧？男排新軍狀態不穩定，按戰績言，去年在日本當以勝南朝鮮之役發揮得最好了。

「體育報」說中國男排戰保加利亞時，接對方發球失誤十五次之多，那末，若是由十五次減至十次，勝利或屬中國，十次已是錯誤不少了呢！中國男排超日本後連贏了他們多仗，到一九八二年的世界排球賽中，中國再負與日本，日本排球界認爲轉捩點，確然在短期間內中國雖超日本，祇能寄厚望于女排。不過，日本國家隊新將成熟得較快亦事實。我們中國男女排都超日本，祇是一個短時期。去年日本希望能領袖亞洲，目的可算達到。

日本女排還有作世界盟主的雄心，在奧運中，中國女排的任務是十分艱鉅的，强敵有兩大，中國在球類中這唯一可能獲得的金牌，太難到手了。

海角曉吹

趙嘉

打到樞密院去！

香港有一句口頭禪：「香港政府動我一根毫毛，我會告到倫敦樞密院去！」

原來，香港的最高法院，是沒有終審權的，終審權在英國的上議院。上議院裡面，有一個由大法官（上議院議長）、樞密大臣和其他法律權威人士組成的機構，叫做樞密院司法委員會，受理英國及英聯邦各地的上訴案件。你在香港高院打官司打敗了，可以向這個機構上訴，這叫做「打到樞密院去」。

不過，香港和英國絕無「法律面則不行；除非港府替你「出面」。

所以，「打到樞密院去！」只是有錢人的口號。會有一位寡婦蒙冤受屈，籌得二十七萬元港幣，使冤案得以上訴到英倫去了。可惜，金錢「後勁不繼」，案雖抵「樞密院」，無法「告上」。坦白說，要在那裡打官司，非一擲百萬，勢難打得成！

至於另一句口頭禪「居民可以向政府打官司」又如何？那可以說，在香港這個地方，「同政府打官司」，勝算甚高，原因何在？明天揭曉。

港九港物

阿八

流潮

這些天來，本港各報章天天都以大量篇幅刊載關於九七問題的消息和評論，半山區三馬路的晨運客，亦把它作爲熱門話題。五金店的陳老板道：「港人治港大局已定，英國國會香港事務小組主席布力克，亦認爲這是個好方法，看來，英國也不得不接受啦！」茶樓東主謝伯道：「能夠維持香港目前的生活方式，港人治港亦無不可。北京既然一定要收回香港，也只有由港人治港，可是，市局主席張有興，到了今時今日還重提分期交還香港主權……」我的話還未講完，便被旁邊一位晨運客打斷：「唔化」，連英國也不再爭持主權問題，他還講這些廢話，此公可謂反應遲鈍，他怎麼可以適應這個社會潮流？」謝伯道：「現在問題已不再是主權，也不是由誰人治港，而是如何過渡，以及如何維持穩定繁榮。」陳老板道：「港人接手治港，還有許多問題要解決的，比方如何確保港人治港，如何制定特別行政區基本法，還要專家們去研究也。」……

不可。北京既然一定要收回香港，也只有由港人治港最好。」我亞八補口道：「市政局議員大都同意港人治港，可是，市局主席張有興，到了今時今日還重提分期交還香港主權……」我的話還未講完，便被旁邊一位晨運客打斷：「唔化」，連英國也不再爭持主權問題，他還講這些廢話，此公可謂反應遲鈍，他怎麼可以適應這個社會潮流？」謝伯道：「現在問題已不再是主權，也不是由誰人治港，而是如何過渡，以及如何維持穩定繁榮。」陳老板道：「港人接手治港，還有許多問題要解決的，比方如何確保港人治港，如何制定特別行政區基本法，還要專家們去研究也。」……

醒目詩詞

醒

五絕二首

近日縱火疑案多

殺人憑放火，其罪亦相當。
對惡多姑息，狂人便更狂。
冬日多乾燥，火頭更易燃。
狂徒點火際，不想會通天。

「楊家將」與潘美

小說「楊家將」極力刻畫楊業之忠，潘美之奸。稱潘美只想向遼乞和，爲陷害忠心守邊的楊家父子，不遺餘力。最後，楊業被遼兵圍困，潘美有意不救，致使楊業擡李陵碑而死，其實，這是小說爲塑造一個忠臣，故意編造一個奸臣作爲陪襯，與史實不符。

據「宋史·潘美傳」：潘美在宋太祖時，先後討平叛臣李重進、南割據勢力劉鋹、東吳割據勢力李煜，功業顯著。太宗太平興國（九七六至九八三）年間，潘美率師北伐，也屢建功勛。雍熙三年（九八六）北伐，「美獨拔潘美三級，除王侁、劉文裕之名。楊業之死，潘美身爲主帥，應負責任。」

「楊家將」說中國男排戰敗，「主將戍邊者多忌之」。這裡「主將戍邊者」實指王侁、劉文裕等人。雍熙三年北伐，潘美爲主帥，楊業爲副帥，王侁、劉文裕監護全軍。遼兵來犯，楊業勸潘美暫避其鋒，王侁、劉文裕指斥楊業「畏敵」，稱：「今見敵逗撓不戰，得非有他志乎？」逼楊業出戰。楊業不得已，出兵將行前，對潘美流淚，說：「此行必不利。」又指陳家谷說：「諸君伏兵於谷口，待業韓戰至此，請夾擊救之，不然，軍將覆沒。」潘美遲疑，與王侁佈陣於谷口。久等無消息，王侁以爲遼兵敗走，「欲爭功，即領兵離谷口，潘美幾不亦離去。及楊業兵敗，退至谷口，無人相救；再戰，傷重被俘，三日不食，死。宋太宗聞信大驚，降潘美三級，除王侁、劉文裕之名。楊業之死，潘美身爲主帥，應負責。

二十年

一個二十年沒有見面的女友，一見面就問有沒有辦法買春節假期的直通車票。

她强調一張就夠。目的是想趁假期回內地旅行。

「一個人去旅行？」我問。

「只是一個人，我年年都是一個人去的。」她笑聲朗朗。

我們幾個朋友都吃驚了。

她沒有變。二十年的歲月，結婚、生子，現在兒子都十八歲了，她還是那麼活潑、開朗，大聲的說，大聲的笑，像少女時一樣。

爲什麼不和家人去呢？——

她說，丈夫開一小刹店，沒有假期，兒子多追隨父親，且這麼大了，難道還跟媽媽在一起麼！所以，要出外散心，還是單人匹馬，否則曬兒也不用去了。

我望望眼前這位少女時代的朋友。她眞是沒有變。或許當年她說相太老成，人又長得又高大粗壯。記得那時業餘搞話劇、粵劇，每編派她反串男角，有一次演粵劇，叫她扮一個武狀元角色，從此大家都叫她「武狀元」。

「武狀元」年青時已愛鬱來獨往，所以我們從不知她有對象，亦不知她什麼時候結婚。她是我們一夥人中第一個從澳門來香港定居的，因而才有二十年後今天重相見這一回事。乍相逢，說起往昔的歡樂時光，幾個曾經共玩樂的朋友都不禁歡喜若狂——人生，有多少個二十年呵！

醒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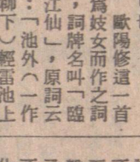
水精雙枕・傍有墮釵橫

宋代名人歐陽修、蘇東坡，也是經常携妓飲酒的。據「野客叢談」載：「歐陽永叔任河南推官，親一妓。時錢文僖公爲西京留守。一日，宴於後園，客集，而歐與妓皆不在。問歐陽修和這妓女到什麼地方去？讀者諸君自己猜度可也），移時方來。錢責妓曰：未知何也？妓云：中暑，往涼堂睡覺，失金釵，猶未見。（這個妓女眞是坦白，直言去睡覺，而且失了一枝金釵。在什麼情形下會失去金釵？畫公仔不用畫出腸了。）

錢曰：若得歐推官詞，當爲償汝。（錢大人愛才若渴，意欲歐陽修能爲之作詞，金釵失去，還有得賠償也。）歐即席賦此（按此，指臨江仙一詞），坐皆擊節，命妓滿斟送歐，而令公罄償劍。」

本堂主據此記載，認爲歐陽公不愧爲風流名士，但那位錢留守大人，却不應在公席取妓以償釵，作賠還金釵之數。因這些宴會，還要開公數，廉政公署人員，控告之可也。

歐陽修這一首爲妓女而作之詞，詞牌名叫「臨江仙」，原詞云：「池外（一作柳下）輕雷池上雨，雨聲滴碎荷聲。小樓西角斷虹明，闌杆倚處，待得月華生。燕子飛來窺畫棟，玉鈎垂下簾旌。涼波不動簟紋平，水精雙枕，傍有墮釵橫。」這首詞人人稱好，詞家率爲正宗，但柳永之詞，又如何庸俗不堪呢？只因今人眼光看來，濕濕評耳，明天再作舉例吧！



醒目

把居室變做長長大路

尚京專欄

她，你記得麼？是一位演技很出色的演員。在「野火春風鬥古城」一片中，她兼飾兩角，金妞和銀妞兩姐妹，走路的步態、神情、氣質、性格，有顯著的區別，使許多人對她另眼相看。

一九八〇年在上海，她跟我談她自己寫的劇本，她要自己扮演劇中的女主角——一個自美國加州回來的華僑青年。

我指出她的體型有一點小小的問題。她肩部的位置，還要放得後一點，一般地說，美國年青人，男男女女都很重視體型美，特別是加州。

練習划船的體育器械，對于糾正肩部的位置，有特殊的效果，每划一次槳，都要把肩部拉後。

這也是一種很有益的體育器械。這種單車沒有前後兩個大車輪，固定在地面，可以坐上車座之後，兩脚蹬着中間的小輪，就跟踩着單車樣，而且還有控制速度和力度的設備，有時要很用力地去踩，好像騎着單車走上坡路。家裡有這麼一架單車，保管人人的健康都會有長足的進步，它可以消除肚腩，增强大腿，健全腰腹，提高肺活量。

好處多多，人人可用。擺在那裡，誰高興誰就可以坐上去，踩個痛快。極其方便。如果你願意，你也可以長時間地踩，其說從北京踩到香港，如果你記錄下你運動的時間，日久天長你可以繞着地球，跑幾個圈。有了這樣一個體育器械，你就可以把居室變成一條長長的大路。

太平山縱覽

八卦

「八卦」週刊出得眞不少，前天和朋友晚膳，有人提到一份新近創辦的，座中衆人都「聞所未聞」，這班「文化界人士」如此孤陋寡聞，確是值得「打噃柚」。

不過也實在難怪，目前到底一共有多少份這類「八卦」，相信眞的也難以二下子說出個準確的數字來。

不但常有「新創」的，而且又有些在競爭中被擊敗而「執笠」，這樣子興、衰交替，數字就不斷在變動。據說這種「八卦」文化事業，倘若能夠爭取得到讀者，銷路十萬八萬，那就財源滾滾。雖說三數元一份，如今印刷、紙張價格大漲，也不見得利潤太好，但廣告却是大大的財路，廣告一多，確實是「邊處都唔駛去」的。

香港大抵許多人都愛「八卦」，因此八卦刊物倒是應運而生，投合了人之所好。自從有了電視播映，娛樂界可「做文章」的大大小小新聞層出不窮，八卦刊物不愁版面不夠「充實」，這都是八卦刊物興起的最有利條件。目前每月出版、銷售的八卦刊物到底有多少？更是不容易統計。週刊、半月刊、月刊全部每月銷數假定是一百萬，那麼五百多萬人中平均每五個人每月就花錢去買一「八卦」一番。不過這類刊物除了本地讀者外，海外市場實在也不小。移居外國的港人，倒是把這「八卦」傳統都帶到那邊去了，他們在異地也賴這些八卦刊物消磨光陰。

醒目詞詞

醒

本地蠆

香港有兩個世界第一是令人感到奇怪的，其中一個第一是鐘錶的出口。有歷史以來，瑞士是鐘錶王國，現在，日本因爲科技發達，對瑞士造成威脅，但是，這兩個國家都要排在香港之後，確是奇迹。

瑞士錶與日本錶的牌子任何人幾乎都可以舉出一二十個來，香港什麼是名牌子？個人願認敝鄉，不過，相信也考起很多人。

香港成爲世界出口鐘錶首位，有一段時間是利用蘇聯的廉價錶肉，現在却是生產一，那是以大堆頭所獲得的。以香港這麼一個蕞爾小島，爭得這個第一也不簡單。另外是成衣，這個世界第一，也令人驚訝。香港是一個較崇來路貨的社會，時裝店爲了招徠顧客，只有標明法國、意大利、日本等產品，沒有人大字寫本港製，甚至掩飾，因爲顧客可能因而不屑一顧。不過，據說港產衣服在某些高度消費的國家，却吸引了不少顧客。

實是「邊處都唔駛去」的。

香港有兩個世界第一是錶錶產量的出口，這個第一是錶錶產量的出口。

醒目詞詞

醒

潘與二型導彈

爲了和蘇聯的SS二十型導彈相對抗，美國已在西歐陸續部署潘興二型導彈。

潘興二型導彈，是一種兩級、高超音速彈道導彈，長度爲十米，直徑一米，每枚重量爲七點二噸，射程爲一千八百公里，屬於新型中程導彈。

每枚潘興二型導彈，携帶着一個核彈頭，爆炸力爲一萬至二萬噸黃色炸藥。也就是說，它的個子、重量、射程和爆炸力，都比蘇聯的SS二十型導彈爲少。

但是，潘興二型導彈也有它的特性很强。

點，它的命中精度極高，速度快，機動性强，造價便宜。這是由於它採用選擇的慣性加上電腦控制，在擊中目標前，用彈頭雷達描地形，同原來儲存在彈頭內的微型電腦的目標地形相對照，自動修正方向，故命中目標的精度大大增加。

潘興導彈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，它的爆炸可以根據需要而分別採用三種型式：空爆、中爆、地爆。如果要破壞對方的地下四十多米深處才爆炸。還有，潘興導彈用固體推進劑，彈體小，所以機動性强，可使彈頭鑽入地下設施，以增强殺傷力。

地爆、鑽地爆，是潘興二型導彈的特點。

情詩一束

刺繡

我不知
怎樣描寫我的感覺
我的感覺
天天在變
就像一面
正在綉着的錦緞
每天都多了一些彩色
多了一些畫圖
多了一些花
多了一些枝
葉

高瀾

它在享受着
無盡的繁華
它在陶醉着
絕美的美麗
你眞是刺繡的能手

雙色筆

鼠輩羅筆

十二生相順序是鼠牛虎兎龍蛇馬羊猴鷄犬猪，有人給它加上三種動物變成：鼠牛虎兎龍蛇馬羊鹿，猴鷄狗猪獺，因此有人說你屬「貓」，意即榜上無名份者。

十二生相的物中的鼠與蛇，中外人士給牠們評價都極差，所謂蛇鼠一窩，蛇頭鼠眼，一是從物而微異的。茗讀一點「史前史」的人，對人類生活工具由舊石器時代始到新石器時代，進而至青銅器（合金）時代，可見其由粗至細，由簡到繁的過程。但各民族又各有其長短，於是便不得不互相請教，我學你，你學我，便是「摹倣」。

姑舉中國上古史爲例，中國最早的音樂，好不好是另一回事，可是失傳了。現存的只是些製樂器的材料名字，什麼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」而已。這名堂不夠用，那中國的水粗嫌胡人生胡子，魏王曹孟德念舊，派使者硬去接丁文姬歸漢。她由呼和沽特歸漢都朝歌，途中就在塞北夜間帳篷的行輦外，爲追悼昭君，既歌且舞，作了胡笳十八拍奎曲，不用說是她在胡國學到的。降及唐朝中葉，能作貝多芬指揮大樂隊的唐明皇，親自拍板打鼓，整個梨園就此沒有唐貨。

所以互相摹倣，乃是人類文化史的必然現象。原子彈核子頭，不到二十年，爲首的美國之外，俄英法中全會製造使用并擁有了。日本受條約所限不許地製，且因廣島長崎首遭活刦，也雖不願製此殘酷武器。

但核子發電，電子動腦，她們已爲第二流了。

互相請教再摹倣

文化這東西，是由各色各種的種族，從生活經驗中，獲得來的。儘管地理不通，但生活工具之所需，其演變大致是同而微異的。茗讀一點「史前史」的人，對人類生活工具由舊石器時代始到新石器時代，可見其由粗至細，由簡到繁的過程。但各民族又各有其長短，於是便不得不互相請教，我學你，你學我，便是「摹倣」。

姑舉中國上古史爲例，中國最早的音樂，好不好是另一回事，可是失傳了。現存的只是些製樂器的材料名字，什麼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」而已。這名堂不夠用，那中國的水粗嫌

如是我聞隨筆

陸天臺

「土」字大概指經火燒了後之陶缶，帮刹秦王不成的荆軻報仇的那個瞎子，就是個擊筑、擊缶的音樂家。孔子時代，所謂「韶樂」已經只極少的人會動手動口，因此孔子聽了以後說「三月不知肉味」。結果幸而五胡亂華，胡人雖短於詩書，却武的能騎射，文的善樂，結果中國音樂什九都是洋貨。琵琶不用說，胡琴、二胡、胡笳、羯鼓、羌笛，只怕五胡之派使者硬去接丁文姬歸漢。她由呼和沽特歸漢都朝歌，途中就在塞北夜間帳篷的行輦外，爲追悼昭君，既歌且舞，作了胡笳十八拍奎曲，不用說是她在胡國學到的。降及唐朝中葉，能作貝多芬指揮大樂隊的唐明皇，親自拍板打鼓，整個梨園就此沒有唐貨。

所以互相摹倣，乃是人類文化史的必然現象。原子彈核子頭，不到二十年，爲首的美國之外，俄英法中全會製造使用并擁有了。日本受條約所限不許地製，且因廣島長崎首遭活刦，也雖不願製此殘酷武器。

但核子發電，電子動腦，她們已爲第二流了。

醒目詞詞

醒

彩虹水晶盒

黃天

一種稱爲彩虹水晶玻璃的工藝品，是頗受歡迎的新品種。

所謂彩虹水晶，其構思來自教堂的彩色玻璃。不過，在表現效果方面則更佳。這是利用秘方將色彩加諸於水晶玻璃片之上，但却保証水不脫落，構成了色彩鮮艷的圖案來作點綴，效果殊佳。

圖中所見的是以飛機來作圖案而製成的品種，以小盒子的形式製成，作爲女士之首飾箱十分不俗，其售價爲二百餘港元。

美國的工藝家，推出了

雙色筆

鼠輩羅筆

十二生相順序是鼠牛虎兎龍蛇馬羊猴鷄犬猪，有人給它加上三種動物變成：鼠牛虎兎龍蛇馬羊鹿，猴鷄狗猪獺，因此有人說你屬「貓」，意即榜上無名份者。

十二生相的物中的鼠與蛇，中外人士給牠們評價都極差，所謂蛇鼠一窩，蛇頭鼠眼，一是從物而微異的。茗讀一點「史前史」的人，對人類生活工具由舊石器時代始到新石器時代，進而至青銅器（合金）時代，可見其由粗至細，由簡到繁的過程。但各民族又各有其長短，於是便不得不互相請教，我學你，你學我，便是「摹倣」。

姑舉中國上古史爲例，中國最早的音樂，好不好是另一回事，可是失傳了。現存的只是些製樂器的材料名字，什麼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」而已。這名堂不夠用，那中國的水粗嫌

醒目

情海微瀾

希雪

單獨的愛

歌德說：「男人和女人都犯了一個錯誤，便是『不要普遍愛，而要單獨被人愛』。」

在這方面，女人的錯誤似乎比男人更嚴重，也更普遍。

男人也會想到要獲得同事、朋友的愛，所以並不以得到一個女人的愛就滿足，於是他也要在事業上努力，希望因爲事業上的成就取得更多人的愛戴。

女人則不然，大多數女人朋友都不要，她們更加不會因爲獲得更多人的愛，而背棄她的愛人、丈夫。

當然，被愛是幸福的，能夠爭取得一個人的愛，是一種幸福。

但是，如果能夠得到許多人的愛，豈不是更大的幸福？

其實，要得到普遍的愛，是更難的事，因爲你必須是異常出衆。

醒目

巴黎透視

業淮碧

中英街的鴉片氣息

近一期的「新聞透視」，以新界沙頭角的中英街爲題材，據說很能引起觀衆的收看興趣。有人以爲不妨重播一次。

沙頭角的中英街，是一條短小而簡陋的小街，這條小街的特色，是自從清朝末年的二次鴉片戰爭後，英國人强行租用新界，就以這小街爲界，所以這小街的一邊屬於英國租界，而另一邊仍屬華界，界碑就立在街心。

這條小街一向被列爲禁區，除了街上少數居民外，都得先去申領得許可証才能進入，否則會遭拘罰或遂回，所以能透露此街近況的這篇特寫，也大大增加了它的吸引力。

其實這條小街的今昔不同，主要還是近幾年來，多了洋雜貨的小買賣，華界上還多了國營的百貨公司，爭取生意。而這些都不過短時間的畸型繁榮，街上還殘留着很濃厚的鴉片味，如果中英眞要發展正常健康的友誼，就該共同努力，取消這些一直帶有鴉片氣息的歷史遺留下的中英街。

醒目

情海微瀾

希雪

單獨的愛

歌德說：「男人和女人都犯了一個錯誤，便是『不要普遍愛，而要單獨被人愛』。」

在這方面，女人的錯誤似乎比男人更嚴重，也更普遍。

男人也會想到要獲得同事、朋友的愛，所以並不以得到一個女人的愛就滿足，於是他也要在事業上努力，希望因爲事業上的成就取得更多人的愛戴。

女人則不然，大多數女人朋友都不要，她們更加不會因爲獲得更多人的愛，而背棄她的愛人、丈夫。

當然，被愛是幸福的，能夠爭取得一個人的愛，是一種幸福。

但是，如果能夠得到許多人的愛，豈不是更大的幸福？

其實，要得到普遍的愛，是更難的事，因爲你必須是異常出衆。

醒目

巴黎透視

業淮碧

中英街的鴉片氣息

近一期的「新聞透視」，以新界沙頭角的中英街爲題材，據說很能引起觀衆的收看興趣。有人以爲不妨重播一次。

沙頭角的中英街，是一條短小而簡陋的小街，這條小街的特色，是自從清朝末年的二次鴉片戰爭後，英國人强行租用新界，就以這小街爲界，所以這小街的一邊屬於英國租界，而另一邊仍屬華界，界碑就立在街心。

這條小街一向被列爲禁區，除了街上少數居民外，都得先去申領得許可証才能進入，否則會遭拘罰或遂回，所以能透露此街近況的這篇特寫，也大大增加了它的吸引力。

其實這條小街的今昔不同，主要還是近幾年來，多了洋雜貨的小買賣，華界上還多了國營的百貨公司，爭取生意。而這些都不過短時間的畸型繁榮，街上還殘留着很濃厚的鴉片味，如果中英眞要發展正常健康的友誼，就該共同努力，取消這些一直帶有鴉片氣息的歷史遺留下的中英街。

「麻雀」與我

小時候，因爲祖母經常搓「麻雀」，搞到家庭沒有一刻寧靜，所以我長大了，十分討厭人家搓「麻雀」，對噼噼啪啪的「麻雀」聲更有說不出的厭惡。

祖母去世後，家中再沒有了「麻雀」聲，父親出外應酬也會打「麻雀」，但從不會在家中開雀局，母親更是連小「麻雀」也不搓的。因此，我們幾姊妹直到中學畢業，出來做事之後，仍是不會搓「麻雀」。

什麼時候開始接觸「麻雀」這一回事呢？

大概是由拍拖時期開始的吧！那時候，一班朋友常在一起叙會談天，他們都懂得搓「麻雀」，每次見面都會在牌桌上牙較戰一番，既不傷感情，又十分有趣味，久而久之，我也在男友半哄半推之下，開始學習這種自己本來極之討厭的玩意。慢慢的，也會到了搓「麻雀」的樂趣。

如果不是把它作爲一種賭博的工具，搓「麻雀」其實也有一定樂趣的，尤其是幾位老友記或是一家人在空閒時候偶爾玩一玩，確收融洽感情之效。那情形，多是進行牙較戰，更具娛樂性了。

我並非有心鼓吹人家搓「麻雀」，也不是在散播搓麻雀的好處，只是覺得，事物總有其兩面性，不能一概否認，一律抹殺，所以不能一口說定搓「麻雀」必是壞事。只要不沉迷，偶爾玩要一下，還是可以的。事實上，在香港，出外應酬交際，懂得搓「麻雀」還是比較方便的。

婦女經

主婦心得

歡樂家庭

塗白鞋粉方法

保持白鞋清潔美觀，塗白鞋粉或白鞋水時，要使鞋的邊緣保持原有顏色。避免鞋邊沾上白粉，最簡單的方法是在塗抹鞋子之前，用膠紙或膠布貼在鞋邊，當白鞋整理好之後，才把膠紙揭去便成。

十三：大漢上門

陳饒光覺得奇怪，忙問劉秀雯發生了什麼事，老婆就向他訴說，有兩位彪形大漢來過，向他收取加建費，說要二千元。劉秀雯說她沒有錢。其中一位大漢就告訴她說：「你老公回來，告訴他，限三日內繳交，否則，由我們動手拆，要收回拆屋費，那時要收的錢更多！」

陳饒光聽了，不解地問：「他們收什麼建築費呀？」

劉秀雯說：「喏，就是周炳後來替我們加建的那個小廚房兼冲凉房呀！」

原來陳饒光所買的那間木屋，僅是一間空殼，入住之後，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行裝修與加建，只不過在屋內釘上兩個木架，擺放東西，而在木屋的左邊空地，加建了一個兩呎乘四呎高六呎的遮天圍板，既作廚房之用，也作洗澡之用。因爲那間木屋很小，實在無法在屋內找到地方煮飯與洗澡啦。

陳饒光聽到老婆的一番訴說，有點氣惱，說道：「這又關他們什麼事？」

劉秀雯說：「他們說，這裡一帶的木屋都是他們建搭的，不論加建什麼東西，改建什麼東西，都要向他們申請，經由他們批准才可以動工！他說，這一次，算是給我們一次警告，下一次就不會這麼客氣了！」

「他們究竟是什麼人？」陳饒光滿腹疑團地問。

劉秀雯說：「我怎麼知道！他們來到，又沒有自我介紹做什麼，叫什麼，就嘩啦嘩啦的說了那麼一堆話！」

山谷人家

以身作則

・樸華・

兒童世界

男人都是的利勢是！

有一次和幼稚園的校長聊天，她說了一句話：「那些作業做得一塌胡塗的，一般來說，問題都出在父母。比如，父母兩人都賭博——父親賭馬，母親整天去搓麻雀——他們子女的學習，當然就沒有人管了！還有，『問題小學生』，一般來說，父母的感情不大好……」

當我觀察了週圍所熟悉的一些家庭，不用說，這位校長說的，百分之八十是事實了。

家庭破裂、父母感情出現問題，對孩子「闊佬懶理」，一個孩子生活在以上的家庭，確是非常可悲的。這個孩子不但沒有幸福的壞的方面發展。

何以見得？只要你將親的影响。慷慨的父母少有自私心重的孩子，反之亦然；滿咀粗口的父母，其孩子咀巴也難得乾淨。這決不是「龍生龍，鳳生鳳，老鼠生子會打洞」的純血統論，而是說，後天的影响至關重要。原因是，孩子還沒獨立生活之前，除了幼稚園，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家度過的，她接觸最多的是父母。父母的一言一行，父母待人處世的方法，他們都一一瞧在眼裡，視爲楷模，有樣學樣。壞的，他們就學壞，好的，他們就學好。難怪有一句俗語說：「上樑不正下塌歪」了！

有一次，友人一個只有五歲的兒子，當我到他家去坐，這小兒子竟跟我說他的「孖寶」差一點「中」，「只差一匹」！嚇得我以爲神童又出了一名，後來才知道他的父母是馬迷。

要孩子好學、變乖，最重要的就是家長以身作則，做「正人君子」和「賢妻良母」，檢點自己的行爲。有的父母罵小孩，只會「死啊！」、「打斷你的手」、「仆街」一連串粗口，孩子其實並不明白他錯在何處。倒不如平心靜氣地講道理給他聽。他不聽，可以再重複。不管怎樣，久而久之，他就會產生什麼是對，什麼是錯的觀念了。請問：當你聽到一位父親罵兒子「他媽的，你怎麼小小年紀就學會罵人他媽的！」之時，你會有何感想呢？

醒目

化粧品

若然引起過敏

應該立即停用

當你使用面霜、乳液等基本化粧品之前，最初只可敷用少量，即每晚臨睡之前塗抹少許面霜或乳液即可，若有「發癢」、「發紅」、「刺痛」等現象出現時，必須立即停止使用，這是因爲包含在化粧品中的「香料」、「油」、「界面活性劑」中，含有某種不適合於你皮膚的物質，若是繼續使用下去，則會對皮膚產生不良影響，後果堪慮。

婦女經

「麻雀」與我

小時候，因爲祖母經常搓「麻雀」，搞到家庭沒有一刻寧靜，所以我長大了，十分討厭人家搓「麻雀」，對噼噼啪啪的「麻雀」聲更有說不出的厭惡。

祖母去世後，家中再沒有了「麻雀」聲，父親出外應酬也會打「麻雀」，但從不會在家中開雀局，母親更是連小「麻雀」也不搓的。因此，我們幾姊妹直到中學畢業，出來做事之後，仍是不會搓「麻雀」。

什麼時候開始接觸「麻雀」這一回事呢？

大概是由拍拖時期開始的吧！那時候，一班朋友常在一起叙會談天，他們都懂得搓「麻雀」，每次見面都會在牌桌上牙較戰一番，既不傷感情，又十分有趣味，久而久之，我也在男友半哄半推之下，開始學習這種自己本來極之討厭的玩意。慢慢的，也會到了搓「麻雀」的樂趣。

如果不是把它作爲一種賭博的工具，搓「麻雀」其實也有一定樂趣的，尤其是幾位老友記或是一家人在空閒時候偶爾玩一玩，確收融洽感情之效。那情形，多是進行牙較戰，更具娛樂性了。

我並非有心鼓吹人家搓「麻雀」，也不是在散播搓麻雀的好處，只是覺得，事物總有其兩面性，不能一概否認，一律抹殺，所以不能一口說定搓「麻雀」必是壞事。只要不沉迷，偶爾玩要一下，還是可以的。事實上，在香港，出外應酬交際，懂得搓「麻雀」還是比較方便的。

在除夕舞會裡，拍下了這樣的一個鏡頭。似乎男人的勁頭都是爲女人而鼓勁的！

婦女經

「麻雀」與我

小時候，因爲祖母經常搓「麻雀」，搞到家庭沒有一刻寧靜，所以我長大了，十分討厭人家搓「麻雀」，對噼噼啪啪的「麻雀」聲更有說不出的厭惡。

祖母去世後，家中再沒有了「麻雀」聲，父親出外應酬也會打「麻雀」，但從不會在家中開雀局，母親更是連小「麻雀」也不搓的。因此，我們幾姊妹直到中學畢業，出來做事之後，仍是不會搓「麻雀」。

什麼時候開始接觸「麻雀」這一回事呢？

大概是由拍拖時期開始的吧！那時候，一班朋友常在一起叙會談天，他們都懂得搓「麻雀」，每次見面都會在牌桌上牙較戰一番，既不傷感情，又十分有趣味，久而久之，我也在男友半哄半推之下，開始學習這種自己本來極之討厭的玩意。慢慢的，也會到了搓「麻雀」的樂趣。

如果不是把它作爲一種賭博的工具，搓「麻雀」其實也有一定樂趣的，尤其是幾位老友記或是一家人在空閒時候偶爾玩一玩，確收融洽感情之效。那情形，多是進行牙較戰，更具娛樂性了。

我並非有心鼓吹人家搓「麻雀」，也不是在散播搓麻雀的好處，只是覺得，事物總有其兩面性，不能一概否認，一律抹殺，所以不能一口說定搓「麻雀」必是壞事。只要不沉迷，偶爾玩要一下，還是可以的。事實上，在香港，出外應酬交際，懂得搓「麻雀」還是比較方便的。

婦女經

男人都是的利勢是！

★）★ 一個女子，要得自由，不仰給於她的丈夫，則非有自立的能力不可。反之，甚至（心）爲丈夫者可以任意壓迫他的妻子，甚至（肉）虐待，也無非是仗着他的妻子是靠他生（經）活的。加之舊禮教的遺毒，早已深深地（細）貫注在她的腦裏！例如，「烈女不事二（訴）夫」，這樣就使你像小鳥般的陷入樊籠★（★，尋向那兒飛逃？但是，我相信，如果你具備着健全的愛翼，靈活的四肢，具備了飛和跳的能力和工具，他就根本不會對你施以强暴的手段，或殘忍的行爲。他要這樣你的時候，雖不一定會以積極和强暴的手段對待你，但有時他也會怪聰明的，以消極而和平的方法對待你。可是，這消極與和平，也會使你受到之後，求生不得，欲死未能。

人類泰半是勢利錢勢力一日不消失，一日他都不敢遺棄你。前者却很危險了，年青貌美，那個有老來不消失的道理？

假如兩者不得其一的人，那該怎樣呢？這也無妨，只要你有自立的能力，也可以照樣和第一種的女子享受同樣的權利的。總之，女子若沒有自立生活的能力，正好像折了翼的小鳥，瞎了眼的羔羊，任人跌蹴，任人踐踏！

・石雯・